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九十四回 夾蜂山錦箋求俠客 三清觀魏真惱山王

《西江月》曰：雙俠性情太傲，南北二俠相交。扶危救困不辭勞，全仗夜行術妙。今日偏逢老道，亦是當世英豪。夜行術比眾人高，鶴在雲中甚肖。

且說北俠聽了是雲中鶴，不覺的暗暗歡喜，知道沈中元與他是師兄弟，他寄居在此廟，沈中元必在廟中；縱然他不在此處，老道必知他師弟的下落，可就好找了。暗與二位弄了一個眼色。盯展二位也想在這裡了。北俠又問道爺說：「我久聞你們貴師兄弟，是三位哪。」老道歎了一聲，說：「施主何以知之？」北俠說：「你們三師弟與我們弟兄們都有交情，與我們蔣四弟、白五弟偏厚，故此久聞大名。方才說過，今日見著道爺是我們的萬幸，我等正有一件大事為難哪！今見著道爺，可就好辦了。」雲中鶴說：「我可先攔歐陽施主的清淡。我就為我們這兩個師弟，我才雲遊往山西去了一次，整整的住了□幾年的功夫，收了個徒弟，並且不是外人。」北俠問：「什麼人？」回說：「就是陷空島穿山鼠徐三老爺的公子。我見著他在鐵鋪門外，此人生的古怪，黑紫臉膛，兩道白眉毛，連名字都是貧道與他起的，叫徐良，字是世常。我想當初馬氏五常，白眉的最良，故此與他起的名子連字。如今武藝不敢說行了，□八般兵刃與高來高去，夜行術的工夫與暗器，又對著他天生就的伶俐，又跟著學了些暗器，現今在山西地面很有個名聲，人送了一個外號，叫山西雁，又叫多臂雄。自己生來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，倒有些個俠義肝膽。」北俠等三位聽了大喜，說：「徐三爺一生天真爛漫，血心熱膽，忠厚了一輩子，積了這麼一個精明強幹的後人。」南俠問：「道爺由山西幾時到此？」

道爺說：「到此三清觀半載的光景。住了這座小觀，我是總不出門，方才心中一動，到得廟外，正遇三位，實是有緣。」丁二爺問道：「你雖不出門，你師弟你必知曉在於何處。要在你的廟中，這也都不是外人，你自說出也無妨礙。」魏道爺說：「是我方才說過，所為我兩個師弟走的、如今可不是我推乾淨，自打我到廟中，並沒見著我的師弟。慢說在廟中，就是連面也沒見。若有半字謊言，必遭五雷之下。」北俠急忙攔住，說：「道爺不可往下再講了。」魏真說：「我倒要與眾位打聽打聽，我們那下流的師弟作的是什麼事情？」北俠說：「看你這個人不是不誠實人，又與我們徐三弟是親家，若非如此，可是不能告訴與你。」魏真說：「我師弟若要作出大不仁的事來，我必要當著眾位之面將他處治，諸位可就知曉，我這個人性如何。」說畢，北俠就將沈中元之事，一五一□的細述了一遍。雲中鶴一聽，怔了半天，說：「他罪犯天庭，早晚將他拿住，準是剛罪。」又問說：「我們三師弟近來如何？」北俠說：「他倒好了。」一提如今改邪歸正的事情，魏老道點頭，說：「這還算知時務的哪。」

北俠又說：「別者不提。魏道爺，你在此廟也不是一半個月。」回答：「半載有餘。」歐陽說：「常言一句說的好，大丈夫牀下，焉許小人酣呼？」魏真說：「歐陽施主，何出此言？」北俠說：「你在廟中閉門不出，你也不曾聽見有人說，你這個對面山上的賊人嗎？」雲中鶴道：「施主此話差矣！對面山上雖然有賊，並不殺人放火，不下山借糧，不劫奪人。」北俠聽了大笑，說：「好個不劫奪人！大約著是沒錢的不劫。」

魏真說：「貧道敢畫押，他們要敢劫人，我願輸三位一個東道。」北俠說「好」，就把錦箋叫過來，說：「道爺問他。」魏真便問書童，書童就把已往從前細說了一遍。魏老道覺著面上發赤，三位俠客淨笑。道爺說：「三位不必笑貧道言語不實，少刻我到山上看看，如有此事，若不殺了這三人，貧道誓不為人！」北俠說：「他們是個山寇，道爺你如何管得了哪？不劫人，山中吃喝什麼？」老道說：「你們三位不知，就是那個大寨主，是我的拜弟。我讓他們占在山上，等著有機會之時，入營中吃糧當差，也是好的。『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』」北俠問：「大寨主與你是拜兄弟？」老道回答：「正是。二、三寨主不是一拜，他們三人一拜。」北俠問：「道爺，你與玉貓展熊飛是一盟？」魏真說：「歐陽施主何出此言？」北俠說：「大寨主不是展熊飛嗎？」老道說：「這是什麼人說的？」北俠說：「我們聽著酒鋪中的傳言。」老道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丁二爺問：「他倒是姓什麼？」回答：「姓熊，叫熊威，外號人稱玉面貓。」丁二爺說：「玉面貓熊威，玉貓展熊飛，這個音聲不差什麼，必是外頭的人以訛傳訛。」南俠說：「那個徹地鼠大概也不是韓彰了。」回答：「不是，叫賽地鼠韓良。」北俠說：「這也是以訛傳訛。徹地鼠韓彰，賽地鼠韓良，音聲不差什麼，故此傳誤。」又問：「那三寨主叫什麼？」道爺說：「叫過雲雕朋玉。他們大爺，我們一拜。原故山中先有一個賊頭，有三□多人，劫他們三個人來著，教熊威殺了賊頭，那些個小賊跪著，求三位為寨主。熊威不肯，朋玉願意，三人就為了寨主。我那日知道，貧道要將他們哄開此處，不想見面苦苦的在我跟前央求。我看著此人倒是一派的正氣，應了我幾件事情……不借糧，不劫人等事。可是我管他們山中的用度，故不敢違我的言語。我許下他們三個，倘若有機會，讓他們與國家出力。」北俠說：「如今劫人，必有情由。」老道說：「今日必要看看此事，要真，必殺了三個小輩。」北俠暗想：「老道自己去，上山沒人見著他們，知道驀地裡說些什麼。要去，自己同他去方妥。」想畢，說：「道爺要上山，我與道爺一路前往，如何？」老道聽了，說：「甚好，貧道與歐陽施主一同的上山。」錦箋在旁說：「三位爺爺，天已不早了，工夫一大，可怕寨主把我家的相公殺了，縱然就是到了山上，人死不能復生，豈不悔之晚矣！」老道說：「童兒放心，他們要敢殺了你家相公，我殺他們三個人，與你家相公償命，絕不能在你跟前失言。」錦箋也不敢往下再說了。

就在廟中，道爺備的晚飯，吃畢之時，點上了燈火。童兒又說：「天不早了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歐陽兄同著道爺去？」北俠點頭。丁二爺說：「既是兄長同著道爺去，我們哥倆個在廟中等候也沒什麼意思，不如一同前往。」北俠就有些不願意，怕的是與老道初逢乍見，聞名這個雲中鶴夜行術工夫很好。倘若要走上路，老道興許較量較量腳底下的工夫如何，倘若贏了他便罷，要是輸給他，一世英名付於流水。所以躊躇的就是這個，不願意教丁二爺一同前去。說道：「二弟與展大弟，你們二位就不必去了。」展爺本就不願意去，聽著北俠一攔，正合本意。丁二爺不答虛，一定要走。他倒非是要去，他惦记著與老道比試比試腳底下夜行術的工夫如何。北俠也就不能深攔了，對著老道在一旁說：「有他們二位一同前往，豈不更妙？」老道的意見，也是願意與他們三位比試比試夜行術的工夫，故此緊催趨著他們二位一同前往。說畢，大家拾奪。

老道回到裡間屋中，更換衣巾。少刻出來，北俠一看，暗暗吃驚。什麼緣故？是老道換了一身夜行衣靠。這身夜行衣靠與眾不同，是夜行衣靠皆是黑的，惟獨魏真這身夜行衣靠是銀灰的顏色，身背寶劍。怎麼老道是銀灰的衣靠？就是他這個雲中鶴的意思。

在他這衣服袖子底下，有兩幅兒銀灰的綢子，不用的時節，將他疊起來，用寸排骨頭鈕將他扣住；若用之時，將兩幅綢子打開，用手將綢子摺住，從山上往下一躡，借綢子兜風之力，也摔不著，也礮不著。要有一萬丈高不可行，無非是人躡不下來的，他就可以躡的下來。說他這雙手一抖，兩片綢子一扇，類若是兩個翅膀兒相仿，對著他銀灰的顏色，類若是一隻仙鶴相仿，因此就送了他這麼一個外號。

北俠見人家是夜行衣靠，自己是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，論利落就輸给人家了。二爺一瞧老道也背著寶劍，他就有些個不願意。他也並不知老道那是一口什麼寶劍，他也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自己就知道各人祖傳的那口寶劍，橫豎天下少有。就把自己的那口寶劍拉將出來，說：「道爺，你也是使劍，我也是使劍，你看看我這口劍，比你那劍如何？」說畢，就將自己那口劍遞將過去，讓老道一看。北俠就瞪了丁二爺一眼。南俠也覺著心中不願意，人家一個出家人，這何苦考較人家作什麼？雲中鶴更覺著不悅了，心中暗道：「你我彼此初逢乍見，我那點待你們也不錯，因為什麼拿寶劍考較我？什麼緣故？」微微的冷笑，用手接過來一看，冷森森的寒光，灼灼奇人的眼目。並不用問，老道就說出來了，說：「此劍出在戰國的時節，有個歐冶子所鑄。大形三，小形二，五口劍。此乃是頭一口，其名湛盧，切金斷玉，好劍哪，好劍！」二爺說：「魏道爺可以。」魏真說：「不定是與不是？」似乎一口劍沒盤住人家，就不必往下再問了。接過自己的劍來，又把展南俠的拉將出來，遞與老道去看。

道爺接劍一笑，說：「怪不得二位成名，這兩口寶劍世間罕有的東西，稱得起是無價之寶。此劍與方才閣下的那口劍是一人所造。這是小形二第一口，其名巨闕，也是善能斷玉切金。」二爺見人家說出劍的來歷，叫出名色，覺著臉上發赤，把寶劍接來，交與了展爺。二爺暗想：「這個老道善能識劍，我把歐陽哥哥的拿來，大概就把他考問住了。」隨即就將北俠的刀亮將出來，交與老道。北俠大大不樂。又說：「道爺，你看看這把刀怎樣？」魏真說：「此刀出在後漢魏文帝曹丕所造，共是三口：這口刀紋似靈龜，其名就叫靈寶；還有一口刃似冰霜，其名叫素質；還有一口彩似丹霞，其名叫含章。這口刀俗呼又叫七寶。小道無知亂談，不知是與不是？」北俠連連點頭，說：「道爺真乃廣覽多讀，博學切記，名不虛傳。」

老道微微一笑，就把自己的那一口劍從背後拉將起來。這一亮劍不大要緊，就把下回書白菊花故事引出來了，要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